

中学毕业,1976年的夏天,闷热,多雨,满大街是塑料布搭起的防震棚。毕业后,按要求都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有门子有路子的,想办法找理由留城。我们家没路子,我也没想去找路子。我是个“有理想”的人,正值“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愿留在城里,农村是广阔天地,期盼着在那“红梅,白雪,蓝天”里大有作为。

唐山闹了地震,下乡的事暂时搁下来。年轻的人们无所事事,在昏黄的街灯下光着膀子下象棋,打扑克。

这时街道大妈找到我,问想不想找点事做,去挖“干道”,也就是防空洞,有生活费,一天六毛。二话没说我就答应了,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也不过就是当回泥瓦匠,我们有这技能,搬砖和泥不陌生。防空洞挖得最热闹的时候应该在1968年前后,珍宝岛那边枪声一响,上下都很紧张,似乎马上就要打仗。老人家号召“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

家家户户的门窗玻璃都贴上“米”字纸条,据说是防止炸弹炸碎玻璃伤着人。然后就开始挖洞。大小院子挖得狼藉一片,没个囫囵的。还好,我们院里的大人们有远见,也图省事,从花坛里下手,因此院子基本没有受损。那时,济南这泉城名不虚传,家家泉水,挖两三米就能出一口水井。我们院里挖了两米多就见了水,只能停下来,留下了能容下一个人的“猫耳洞”,挖出的土堆在院中间,孩子们乐开了花,有山有洞,地道战地雷战都可以玩。

后来打仗的风声渐渐消停,大人们可不管孩子乐不乐,三两下把洞填了,恢复了院子的平坦。但街上的“干道”照挖。走在街上,放眼看去,隔不远就有一个工棚,那就是防空洞的出入口。棚子边堆着挖出来的土,并且总有一台马达不停地飞转,夜以继日地排水,这是济南的特色。清澈的泉水像一条小溪沿着路边哗哗流入下水道。

没有人统计,这七八年,有多少立方水就这样白白流掉。当抽水机停下来时,天下闻名的趵突泉已经见了底。我顺利成为“干道”的挖掘工。一报到

【老气横秋】

「干道」里的芦笙恋歌

□崔秋立



就领到一双旧胶靴,很兴奋,感觉比现在穿一双名牌皮鞋神气多了。那时都穷,多数同学连胶鞋都穿不上,何谈半筒的胶靴,下了雨光着脚丫子蹚水。有个同学家境好,大人给他买了一双胶靴,他就老盼着下雨,后来等不及了,干脆把家门前泼上两盆水,在湿地上显摆。我也有这种心态,领到胶靴后,青天白日的就蹬在脚上,在街巷里游逛。

下了防空洞,才知道为什么叫“干道”,比我们院里的“猫耳洞”宽敞豪华多了,有近三米宽,而且四通八达,水泥墙,圈顶,挂着电灯,简直就像地下宫殿。要知道,当年城市有些小街巷就是几米宽,很多地方还没有路灯。但这干道阴冷潮湿,墙面上、地面上都渗着水,一锹一镐挖下来都是黄泥。这时才明白胶靴不是让你显摆的,没有胶靴

没法干活儿。这活不轻快,很危险。挖几米,就打圈梁。几百斤的水泥圈梁全靠人往上挺,死沉,重量就像全压在你手上,每个人都必须使出全身的劲儿,到极限,才能把它弄上去,妥妥。只要其中一人偷懒,那就必伤无疑。很让人憷头。但仿佛就是这么设计的,只要大家都拼死劲就出不了事。

防空洞天天挖,没听说有人伤亡。我们的头儿姓徐,比我长几岁,都叫他老徐。已经挖了几年,是个老“干道”。在我当时看来,他是属于下乡赖着不走,混日子的那一类,有些瞧不起,不愿与其为伍。他也不爱和我们说话,歇着时独自点根儿金菊烟,吐两口烟圈。这天轮到我们上夜班,活不多,打上了几个圈梁,凌晨时就完工。但也不能离开,就坐在铁锹柄上打盹。老徐走得远了一些,好像是去撒尿。干道里是那么阴冷,沉寂,滴水声都听得见。就在这时,老徐去的方向飘来一曲歌声:“阿哥阿妹情谊长,好像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急,阿哥呀,永远在你的身旁。”声音不亮,但音很准,婉转起伏,一下沁入了我的心脾。打记事起听的就是铿锵的造反歌曲和高亢的颂歌,这种的曲子还没领略过。此曲只应天上有,没想到人间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就像第一次吃冰激凌,沙其玛,狗不理包子一样,感官和心灵立即被征服。“老徐唱黄歌哪”,有人笑着说。歌骤然停了下来,不一会儿,老徐系着腰带回来,干道里又陷入沉寂。我很想听,却不好意思让他再唱,估计他也不肯,唱黄色歌曲毕竟算是个问题。

没干了几个月,我就下乡去茄庄了,那旋律一直嵌在心上。后来,老电影重放,才知道歌名叫《婚誓》,是电影《芦笙恋歌》的插曲,一对男女在树林中荡着秋千,边荡边唱,那个时代里已算是很浪漫,被誉为“黄歌”不为怪。再后来,虽然有了《妹妹找哥泪花流》,有了《乡恋》,有了邓丽君,有了数不清的绵绵情歌,但这段歌声以及“干道”里当时的情景,还是让我难忘。直到现在,朋友相聚,喝多了酒,乱起来,抢过话筒,我想唱的还是这首歌。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往事悠悠】

守夜

□孙嘉 淄博第四中学

这是一个叫土峪的山村,离城二十几里。青山四围,苍翠如屏。5年前,爷爷把他经营多年的厂子租给了别人,在村里买了一所房子,独门独院,院墙是青石垒的,房子是青石盖的。节假日的时候,我便常常到这山居来读书学习,陪陪爷爷奶奶,也取个静儿。

老母(月亮,山里人这么叫)从东边的山坡爬了上来,我俩一边看着那大得出奇的老母慢慢穿云而升,一边拉呱。爷爷的谈兴很高,给我讲起了他年轻时经历的一件事儿。

改革开放初,爷爷学做买卖,晚上下了班,就骑辆自行车赶回二十几里外的家里,他铰裤子片儿,奶奶蹬缝纫机,专门做裤子,攒一集的裤子,就赶集卖掉,一条裤子能挣三块钱,在当时可是不小的利润了,所以他干得很带劲。

干了一两年,买卖做大了,他也有了老客户。有一次他到沂水送货,城里主顾的货送完了,收了近两千块钱,最后一家住在离县城20多里的南村。功夫就是钱,他也不能耽误了老主顾赶集做买卖。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货,赶山路去送。山路崎岖,高低不平,只一米多宽,很不好走。到了南村,天就快黑了。

主顾不在家,就女主人和两个孩子,接了货,就留他吃饭。吃完饭,爷爷要走,女主人坚决不同意,说:“你人生地不熟的,又是夜里,路难走。身上还带着钱,你走了俺不放心。”爷爷想了想,就决定住下。

但这家就三间青石房,住不开,那女人就说:“他孙叔,你不嫌的话,就住到俺家园子屋里吧。”爷爷说,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女人取了新被褥,大儿子抱着枕头,小儿子牵着爷爷的手,出村几百米就到了。女人铺好了被褥,说:“他孙叔,你就将就一宿吧。”就领着俩孩子走了。

爷爷身上带着几千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进村的时候,人们都知道他是来送货的,真怕有人惦记上。爷爷是个细心的人,他看到院子里堆了很大一堆秫秫穗儿,就抽出一把,把钱藏了进去,心算是放下一点了。

真是怕啥来,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看到院子里有一点红火光,一明一暗的。他马上知道院子里有人了,那人在吸烟。“坏了,有人盯上了。”他的心咯噔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汗毛也竖了起来。

但很快他就镇定下来,他确信藏起来的钱,那人是绝不会找到的,屋子里闩门很结实。再说身上也就十几块的零花钱,大不了给了那家伙买包烟抽。想到这些,心渐渐安定下来。

迷迷糊糊地,爷爷睡着了。他是真累了。

半夜的时候,爷爷猛地又惊醒了过来,朝窗外看,那红火光竟然还在,依旧那样幽幽地忽明忽暗着。爷爷想,你可真能熬,我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这山里的秋风很硬的,咱看谁熬得过谁。

爷爷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是被那女人的大儿子叫醒的。人家喊他吃早饭。他到院子里,看到园子里有个青石碌碌,旁边是一地烟头。

爷爷取了钱,到了主顾家,桌上摆好了热腾腾的一锅豆汁,一个白条小簸箩盛了油条,咸菜用碟子盛着。女人说:“他孙叔,快趁热吃吧,俺那口子早买回来吃了赶集去了,走的时候说他不等你了,你乏,让孩子晚点叫你,好让你多睡一会儿。昨晚睡得咋样啊,睡着了吗?”

爷爷就把院子里有人的事说了。没想到,爷爷一说完,女人就咯咯笑了出来。大声说:“那是俺那口子,他回来晚了,没见上你,我说家里不好住,你住到园子里去了,他还怨我慢待了你,说园子那里敞,你人生地不熟的,还带着钱,怕有啥事,他就过去了,想你乏,也没喊你,就在外面给你守了一宿。”

从此后,爷爷和这家人买卖一直没断,两家还成了极好的朋友。爷爷说他的这位朋友早就在沂水买了楼房,那个小儿子还在读书,听说读到硕士了,还没读够,还要往上读呢。

【念念亲情】

我是由姥姥、姥爷带大,享足了“隔辈亲”福气的小孩。从蘑菇头到马尾及背,入中学前的每个中午,在姥姥家那张不高的餐桌上,一张胖嘟嘟的圆圆脸都会凑在一只高底的白瓷碗前,滚滚的蒸气氤氲着她一脸的满足。

白瓷碗是包容并丰富的。幼儿园时我就养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习惯——米饭必须用开水泡开,上面再配上荤素口味。于是,这只碗盛过焖了三四个小时的大棒骨,盛过刚破晓时就开始腌制的蒸鱼,盛过被公交车从十几站路外颠簸载回的煎饺,盛过炒芸豆、煸白菜,盛过什锦蘑菇、辣拌干丝和小烤肉。遥远的颠簸、费神的搭配经姥爷之掌心,从姥姥手下流出,酸甜苦辣咸都费尽气力地在碗中终得相逢,成为美味。

有年姥姥摔了胳膊,用单手给我下了三天方便面。犹记初听要吃方便面,我开心极了。仿佛已看到那麻辣刺激的红油上

姥姥家的白瓷碗

□程镜睿 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时地跳进桌上那只高底白瓷碗中。姥爷每天用勒得青紫的老手拎回大包小包,一进门对姥姥的第一句话永远是“都得给嫚儿留着哇”!

白瓷碗盛满眷顾。五年级时,妈妈为了让年迈体弱的姥姥姥爷减些劳累,坚决地给我报名吃校内盒饭。中午那顿盒饭吃得我一肚子委屈,那只白瓷碗就一直在姥姥的厨灶间,在香气四溢的蒸锅中发出遥遥呼唤。终于放学了,熬了一天的我飞奔回家,撞开门就看见姥姥歪躺在沙发上抹泪,旁边的小餐桌上,白瓷碗里盛了满满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饭,上面清亮的小菜叶上滚着几颗油珠,红红绿绿。它早就等在那里了,和为了我一顿饭而揪心了一整天的姥姥!

如今,姥姥家的白瓷碗早已在姥姥的手和丰盛的美味之间跳转成关于家恒久的等待。未来,无论我行至何方,它一定都会在原地等我,沉静而温暖。

【岁月留痕】

最爱腊八蒜

□窗外风

小时候我们家有很大的院子,每年的十月份,父母会平出一小块地来,雪白的蒜瓣尖头向上,一瓣瓣地摆到松软的地里,浇上水盖上塑料薄膜。用不了三四天,绿色的小芽就会顶着薄膜,用手一抠,露出尖尖的小嫩芽。

来年的初夏时节,收获的大蒜带着叶子被编成辫子模样挂在屋檐下的墙上,一根根颇为壮观。那时年幼,总要问,大蒜那么辣,为什么要种这么多大蒜。父母总是说,腌腊八蒜呀。

初夏的时候觉得腊八好遥远呀,可是仿佛一眨眼,腊八就来到了。腊八那天除了熬腊八粥,另一项不可或缺的事就是腌腊八蒜。全世界经历了三季的蒜瓣子从墙上摘下来,有了岁月沧桑的味道,蒜更辣了。我们几个坐在小凳子上,

给蒜剥皮,剥好的蒜瓣白生生脆生生,挤挤挨挨地落在盆里,很诱人。

大的广口瓶被白白的蒜瓣挤得满满的,醋倒进来了,瓶口被封上了,腊八蒜开启了它的腌制旅程。

等到蒜瓣变得绿莹莹,就可以打开吃。被醋浸泡过的腊八蒜,没有了辛辣的味道,相反,有了一种独特的香,用来炒菜,菜的味道升华了,用来吃饺子,腊八蒜和腌制过蒜的醋,让饺子变得分外诱人。这种蜕变,是当初辛辣的蒜没想到的,也是腌制腊八蒜的人期盼的。也许生活里的每一种变化,都要经过历练,如同醋历练了蒜,才有了新的口味:腊八蒜。

腊八那天的蒜,总要装好多瓶,每瓶封好口以后,会被我们捧着送给邻

居,而邻居也会把他们家熬好的粥端过来,虽然材质都差不多,味道却各异。因为火候、水分的多少不同,更因为每家的粥都被女主人用了心,才有了各家不同的味道。

腌制腊八蒜的习俗就这样延续下来,即便是在自己小家,很少吃蒜,即便是今年蒜贵得离谱,却依然要腌制上一瓶,只为了重温那种小时候熟悉的味道。

我一同事,每年都要腌制好多腊八蒜,因为儿子喜欢吃。即便是那男孩子离家读书,然后又去远方成了一名军人不能回家吃腊八蒜,她依然年年腌,那蒜里是思念,是对远方孩子的祝福。

腊八蒜的味道,家的味道。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多远,无论离开家多久,想起它就会回忆起家的甘甜。